



穿越宋朝
感受繁华

我们继续看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10.猪

在城郊的柳荫处，张择端画了几头猪，那里应该是汴京城郊的一个养猪场。

汴京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超大城市，市民每日对肉类的消费量非常大，肉铺遍布街市，每日从南熏门赶进城的肉猪，多达数万头。汴京内的“杀猪羊作坊，每日担猪羊及车子上市，动即百数”。可见市民消费力很强。

4

宋朝小夫妻 街边很亲昵

11.卖鲜花

宋朝市民以插花为时尚，汴京的春天，“万花烂漫，牡丹芍药，棠棣香木，种种上市，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，歌叫之声，清奇可听”。爱花的时尚，使宋朝形成了庞大的鲜花消费市场，有的花农“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”。没有一个朝代的市民像宋人那么热爱鲜花，今日的城市小资大概也莫过于此。

12.红栀子灯

宋朝的酒店，门首通常悬挂着红栀子灯，是为标志。如果这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盖着竹叶编成的灯罩，则表示这家酒店还提供色情服务，类似现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“红灯区”。《都城记胜》中记载，有一些酒店，“谓有娼妓在内，可以就欢，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。门首红栀子灯上，不以晴雨，必用箬(ruò)盖之，以为记认”。

13.小夫妻

在“孙羊正店”大门前，有一对小夫妻正在买花，小娇妻亲昵地将胳膊搭到丈夫肩膀上，跟现代情侣没啥区别。一顶轿子从这里经过，轿夫盯着这对亲昵的小夫妻看，结果路都走弯了。我们以为，古时男女在人前不会有亲热之举，否则不合礼教。其实在宋朝，小夫妻之间亲亲热热是比较常见的。有一首宋

代民间女子写的诗为证：“月满蓬壶灿烂灯，与郎携手至端门。”意为小夫妻元宵出门看花灯是手牵手的。

14.客店

图中打着“久住王员外家”招牌的是宋朝的客店，又叫邸店。“久住”是宋时旅店业的常用语，这家旅店大概是一个王姓富户开设的，因此叫“久住王员外家”。宋朝流动人口多，自然“邸店如云屯”。宋政府对客店立有一条极富人道主义的规定：旅店如发现住店的客人得病，不得借故赶他离店，而要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，并报告县衙，由政府报销医药费。

15.小吃摊

汴京可以说是美食家的天堂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，宫城朱雀门外，“当街(卖)水饭、熬肉、干脯”，有饮食一条街。宋人对饮食非常讲究，寻常的饮食摊子，也很注意卫生，“凡百所卖饮食之人，装鲜净盘盒器皿，车檐动使奇巧，可爱食味和羹，不敢草略……稍似懈怠，众所不容”。

16.香饮子

图中有一路边摊挂着招牌，上写“香饮子”。“香饮子”就是饮料。宋人以喝饮料为时尚，市场上当然有各色饮料出售。六月天，还有冷饮出售。《东京梦华

录》中说，六月时节，汴梁的“巷陌路口、桥门市进”都有人叫卖“冰雪凉水、荔枝膏”，“皆用青布伞，当街列床凳堆垛”。

17.匹帛铺

宋朝的匹帛铺，不仅仅销售绫罗绸缎，通常还兼营金银兑换、交引交易。交引，指盐引、茶引、香药引等有价证券。因此，匹帛铺又叫“交引铺”，类似现在的证券交易中心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称，汴京的“金银帛交易之所，屋宇雄壮，门面广阔，望之森然，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，骇人闻见”。宋朝货币经济之发达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18.医馆

《清明上河图》结尾处是“赵太丞家”医馆。张择端其实画了好几个药铺、医馆，从街边药摊到“杨家应症”，再到“赵太丞家”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提到的医馆也很多，如专治儿科病的“柏郎中家”、专治产科病的“大鞋任家”，还有“国太丞”“丑婆婆药铺”“熟药惠民西局”。其中，“惠民局”是政府开办的医药铺，带有公益性质，以市场价的三分之二售药，政府给予财政补贴：“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，朝廷举以偿之。”因此，宋人说生活在汴京的人有“病福”。

(摘自《生活在宋朝》吴钧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)



武皇一生
生死决斗

“大堂舅!”武照高兴得叫了出来。不认识也不奇怪，她对两位堂舅的记忆仅仅来自母亲讲的一段段往事和一封封书信，旧时相见她还在襁褓中，哪会记得。

杨恭仁连连作揖：“才人如今侍奉主上，可不能如此相称。”话虽如此，他看武照的眼光中依旧充满怜爱——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这孩子是不是杨武两家的希望呢？

马车缓缓行来，杨婕妤微微探出身来，轻轻叫了声：“伯父。”

40

杨婕妤处境尴尬

杨恭仁依旧以礼相还：“不敢当。”武照瞠目结舌，回望婕妤：“原来你、你……也是我表姐？”

杨婕妤微微点头，默许了——她的身份堪称传奇，她是杨雄幼子杨恭道的女儿，自然就是杨恭仁、杨师道的嫡亲侄女。不过先朝之时杨玄感叛乱，兵围洛阳，杨恭道畏惧降敌而获罪，被流放至岭南，杨恭仁兄弟不得不与他断绝关系。隋唐易代后，一家人回归中原，不久，杨恭道病逝，而他的女儿，也就是这位杨婕妤，被李元吉纳为妃。李元吉命丧玄武门，她因美貌被李世民看中，收入后宫封为婕妤。杀弟夺妻乃人伦大污，李世民羞提此事，加之杨恭道早年附叛家门蒙羞，杨婕妤成了皇宫里处境最尴尬的人，她为人谨慎、沉默寡言，与叔父、姑母也很少来往，至于杨贞夫人，她更是疏之又疏，故而武照竟然不知。

惊讶过后，武照反倒高兴起来，没想到皇宫中有这么多亲戚。她恨不得将自己和母亲在文水的遭遇一股脑告诉他们。可杨婕妤默默坐回车里，杨恭仁也一脸慰藉地微笑而退——皇帝叫他们亲戚相见已是莫大的恩赐，彼此安好就罢了，不可多说闲话，倘若不慎落个内外交通之嫌，岂非好事变坏事？

武照小小年纪哪有这等城府？不明白为何是亲戚却疏远。两位表姐如

此，堂舅也是如此，不过事到如今她也不在乎了，反正她有一个承诺给她家的男人。她去拉李世民的臂弯，皇帝却只顾着梳理御马的鬃毛：“你喜欢马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她坚信，只要皇帝喜欢的，她都应该喜欢。“长安还有几匹更好的没带过来，不过千里马当驰骋疆场，寻常代步或打马球，就糟蹋了……你会骑马吗？”李世民只是随口一问。

“我？”武照一怔。隋末以来战事频繁，马匹比较稀少，民间常以牛车代步，男子也非人人能骑马。武照生性要强，顷刻间又想起初到洛阳时目睹一女子纵马翩翩，好生羡慕，竟扯谎道：“我乃开国功臣子弟，当然会骑。”

“好啊！虎父无犬女。你骑给朕看看，就骑朕这匹马。”

张士贵、陈玄运双双阻谏：“此马性烈，莫伤了才人。”

李世民心血来潮：“这么多士兵在旁，还有朕，有甚打紧？美人骑宝马，朕还没见过呢！哈哈……”

皇上传口谕，武照想不骑都不成了。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她把这瞧得很简单，殊不知她小小个子，连马背都上不去，多亏一名禁军趴在地上让她踩着，她才踩住马镫，死死抱住马脖子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跨上去，还没骑行已满头汗珠。

“你真会骑？”李世民觉得有点儿悬。

“有什么不行？”武照兀自嘴硬，可她根本不会催马，握紧缰绳拽了半天，马就是不动，她也不懂怎么吆喝，更不知讨要马鞭，就在上面胡乱叫着：“走啊！你倒是走啊！”

李世民见此情形，焉有不笑之理？连禁军将士也捂着嘴直乐。这一笑可把武照的偏脾气激上来了，她狂拍马屁股，乱扯鬃毛。御马虽训练有素，终是耐不住痛，一声咆哮，马蹄腾起。

武照吓得花容失色，身子一晃便要跌落，众人一片惊呼！张士贵早留着神呢，快步上前抢过缰绳；李世民也跨前一步，托住她的腰肢。君臣二人熟知马性，引导着这匹大黑马渐渐平静下来。

武照吓得脸色煞白，紧紧抱着马脖子——不是她不愿下来，而是太高下不来。

李世民暗叫侥幸，嗔怪道：“你根本不会！”此事倘若深究，也是欺君之罪。

武照腿软了，嘴还硬着：“臣妾骑的都是小马。”

李世民是行家，怎不知她扯谎？莞尔道：“小女子竟这般逞强嘴硬……别乱动，朕来教你。”说罢，他扳住鞍轭纵身跃上马背，就势将她抱住。

(摘自《武则天：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)